

南方来信



作家出版社

出版說明

本书系据越南外文出版社 1964 年 1 月出版的
《南方来信》(中文版)重排,承該社同意,特此致謝。

作家出版社

1964 年 5 月,北京。

南方来信

书号 1771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 320 号)

字数 61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3\frac{1}{2}$ 插页 5

1964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64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0001—300000 册 定价 (2) 0.31 元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发行

代 序

自越南的和平恢复以来，从南方寄到北方的信件成千上万。由于仅仅几百米宽的边海河^①的阻隔，许多信件不得不越过国境线，乘上汽车、火车、轮船、飞机，绕道亚洲、非洲、美洲，最后来到河内，好像一群漂泊天涯的鸟儿，寻道归巢。许多信件送到收信人手里时，封皮已经皱折不堪，字迹模糊；这些信没有贴邮票，也没有邮电局的日戳，但是，走得最快，也最可靠。因为，它们是由人民无数只热情的手传递来的，而且是在美吴集团——妄图一手遮天，以十七度纬线分割越南民族的匪徒——面前传过来的。

一九六三年年中，越南文学出版社收集了这些信件的一部分，汇成一个集子，于“争取越南统一斗争日”九周年出版。本书一经出版，仅仅几天内，就被读者争购一空。它在越南北方人民的心中，引起了深深的激动；各报

^① 又名賢良江，位于越南中部，现为临时军事分界线。

刊贊嘆不絕。現在，本社選擇其中的一部分，介紹給中國讀者。

讀了這些信件，任何一個越南人都壓抑不住內心的激動。這，不是因為它們的文字技巧；相反，正是因為大部分信件的言詞真摯而質樸，使讀者清楚地看到，這是不慣於表達感情的、普普通通的越南人的肺腑之言。他們所敘述的，都是耳聞目睹或親身經歷的事件。

這些信件，充滿令人悲憤的生動材料。寄信人的家庭橫遭分離，他（她）們的丈夫、妻子、兒女、兄弟姊妹、親友，為了執行日內瓦協議的規定而離鄉背井，集結北上。當眼看着美吳集團正把臨時分界綫變成永久分界綫的時候，他（她）們在想什麼？在做什么呢？他（她）們並沒有怨天尤人，也沒有唉聲嘆氣，更沒有像某些失敗者那樣咒天罵地。面對着整個民族的危難，他（她）們已經挺起胸膛，忍受種種困苦，採用種種方式，來消滅侵略者及其走狗。這是多么令人欽佩啊！

在這場鬥爭中，首先，他（她）們要戰勝自己的感情，要克制住對於離家的親人——有許多是家庭的重要成員——的懷念；要戰勝恐懼，消除貪生怕死的心理；要樹立起堅定的勝利信心，相信以自己不屈的鬥志和手中的簡陋武器，一定能夠擊敗發動非正義戰爭的、擁有現代化裝備的敵人。這種必勝的信念，把他（她）們團結得像一個人，勇敢戰鬥，反對武裝到牙齒的、凶惡狡猾的敵人。

在这个集子里的每一封信上的签名者，正是这样的人。而收信人呢，是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工作人员。过去，他们曾经参加抗法战争。一九五四年，他们离开十七度纬线以南的家乡，集结北上。从那时至今，家乡受尽了敌人的蹂躏，亲戚朋友饱尝了种种痛苦，消息传来，他们心碎肠断，为亲人的遭遇而伤心，为敌人的滔天罪行而忿恨。他们极度仇恨用武力来分离他们的家庭、残杀他们的骨肉

的匪徒们。

正因为前述理由，这些信件有着一个突出的共同特点，那就是：为了不让亲人看信后心情沉重，写信人不願多谈自己的内心活动。他们想让亲人看信后，感到骄傲、振奋，对家乡的前途更有信心，以便安心参加祖国的建设。每一封信都或多或少地谈到人民正义斗争的事迹，其中有的是他们直接参加的，有的是他们看到、听到的。不论是未婚妻写给未婚夫的、丈夫写给妻子的，还是父亲写给儿子的、哥哥写给弟弟的……所有这些信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信念：“我们正处于敌人的镇压迫害下，但是，我们学习远离家乡的亲人的榜样，正在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，胜利一定属于我们。让咱们在祖国统一的那天重逢吧！”这是多么动人而勇敢的语言！这是多么明确而深刻的思想！

从美吴集团的监狱里，发出了这些坚贞不屈、赤胆忠心的誓言。看了这些信，在我们眼前浮现着越南南方的

种种悲惨景象，浮现着越南南方人民的英雄形象。我們看見了他們的心灵，他們的思想感情是何等可貴，他們所作所为是何等高尙啊！他們忍受了难以想像的痛苦，創造了非凡的事迹。

看了这些信，我們就会自然而然地置身于美吳集团控制地区的恐怖生活中；我們就会不知不觉地站在南方人民群众的身边，目睹嗜血成性的魔鬼所进行的“扫蕩”和他們所犯下的滔天罪恶；我們將和人民自卫武装的战士們一起，屹立在对敌斗争的最前綫；我們將跟着被捕的爱国志士一道进入監獄，遭受非人的折磨。这些信，将引导我們从城市到乡村，从平原到山区，走遍整个越南南方，亲眼看見英雄的人們怎样忍受了种种艰难困苦，为保持祖国的荣誉，为建設解放区的幸福生活而战斗。

这种战斗，充分显示了人們的革命乐观主义——只有掌握了真理的人才有的乐观主义。站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前哨的越南南方人民，他們最令人敬佩的究竟是什么呢？是他們的爱国心，还是他們坚定不移的斗争意志？

正义永远是无敌的，非正义的黑暗势力迟早总要灭亡，——这是我們从这些浸透了血和泪的信中体会到的一条最深刻的真理。

越南外文出版社

亲爱的光哥：

这封信是在我們亲爱的省会里給你写的。現在，夜已深，家家戶戶都把門关得紧紧的；街道上响着美吳士兵格登格登的皮鞋声。令人毛骨悚然的吉普車的馬达声不时傳來。这里，夜間跟白天一样的难受。多少年来，我没有能够安靜地睡过一夜；每个夜晚，心中都交織着忧虑与思念。光哥呀，分別到現在轉眼已近八年了！

在这段時間里，我只接到你一封字迹已經模糊的信。你可知道，我在看信时流了多少眼泪？这也許使你感到愕然，你坚强的妻子从来没有在你面前哭过啊！我也感到自己的性情有点古怪！

可是，这样的时刻很快就过去了。环境再不允許我胡思乱想。我必須坚强、愉快地活下去，来养育女儿，并为目前的对敌斗争貢獻一分力量。

藩切市在年初的日子里熱鬧极了。我們小組^①的活动并不比別的組差。当我看見貼在牆壁上或飞舞在街道

上空的民族解放陣綫的旗子、傳單、標語時，心里不禁感到愉快和自豪，因為其中有我的一小分功勞。光哥，你可知道，在那些歡樂的時刻，我又想到你……。

光哥呀！雖然離開你，但我身旁有着我們親愛的小女兒，這對我莫大的安慰。現在她正睡得香甜。看着孩子的臉，我覺得有很多地方像你。在你離開家時，孩子的胎紅色還沒有褪，如今她已經八歲多了！我們分別時，你對我的囑咐，我完全記在心頭上，時刻留心照顧孩子的各方面。然而，我感到對孩子的責任是越來越重了。一有空閑，我就與孩子在一起。請你放心吧，我決不會忘記你的囑托的！

有一天，我回到家里時，我們組里的一個姊妹正和孩子講話：

“你爸爸什麼時候才回來？”

“什麼時候祖國統一，爸爸就回來。”

“什麼時候統一呢？”

“什麼時候沒有了美吳集團……”

听了孩子的答話，我感到十分驚奇，心中又是高興又是擔心。高興的是，我們的孩子已懂點事了，大概是她和那些有父親、叔叔在北方的比她大的孩子在一起玩時學到的，或許是哪個叔叔、阿姨教她說的。擔心的是，她年

① 指地下活動小組。

幼无知，随便乱說，叫密探听见了可就糟糕！所以我已再三嘱咐孩子，不要随便說这話。

光哥，有时在夜晚睡觉前，我把灯遮住，拿出你的像片，对孩子輕輕地讲：“这是爸爸……”并嘱咐她不要告訴別人。孩子歪着头，把臉贴在像片上，然后仰起臉来，低声地对她爸爸的一切問个不停，她的問話是那样的天真。这样的时刻，我是永远不会忘掉的。

光哥，好了！天快亮了，我就写到这里吧，下次再談。
吻你！

P. T. L.

1962年2月13日夜于藩切市



我亲爱的八哥：

一九六一年十一月接到你的信后，我当即给你回信了，不知道你收到没有？一直没见到你的回信。

今天，我又给你写这信，首先祝你身体健康，在工作中不断进步，不愧为祖国人民和父母的好儿子，我一生中最敬爱的丈夫。

我们一起生活的時間是短暫的，现在回忆起来如同做梦一样。

我们仅仅在一起生活了三天，你就搭船北上了。很多时候，我总觉得似乎没有真正地与你见过面，只是在梦里看到而已。可是你那忠厚、朴实的形象，已经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永不会褪色了。

老实说，我还没有来得及完全了解你，还没有来得及

想像我們將要怎樣地共同生活。可是，當我還在娘家時，我經常從媽和小十以及周圍的人那里，聽到關於你的述說，再加上和你一起生活的短促時間，我已或多或少地想像得出我倆將來的共同生活了。我了解到你是個好人，更覺得我們之間的情感是無可比擬的。

八哥，我們一起生活的時間是太短了，我們離別的時日比我們一起生活的時間長得太多了。

一九六一年，我在家里第三次被他們抓去，這次他們拷打比較厲害，可是我還是像前兩次一樣半句話也沒有說出。他們把我監禁了三個月，其後，又進行調戲和收買；但是我隨時都想到你，堅決不做對不起你的事情。

他們奈何我不得，只好把我釋放了。我在家里一個月，他們經常懷疑我，派狗腿子們盯梢、窺探、搜查、日夜盤問，我什麼活兒也干不了。媽媽怕牽連了她老人家，就叫我回娘家去住。當時，我心里難受極了，越想念你，越可憐我自己，幾天不吃不喝，只顧着哭，却不知說什麼好。媽也跟着我哭。他們又來吓唬要抓我，我要求回娘家，他們不肯，而要我到和大娘家去住，在和大娘家住了一個星期後，他們又要我搬到靠近郡公所的地方去住，以便易于監視。真是無法，我只好離開了家庭。和我一起走的還有與我的處境相似的两个同伴。

現在我的身體還是很好，將近半年沒有生什麼病。八哥，在一九六一年你給我的信中提到的那件事，我已經給

你說過了，可是不知你是否收到信，現在我再講給你聽。在我們分別前，你給我留下的比黃金還珍貴的紀念，在我被那些殺人的惡棍拷打後，患了病，就不存在了。八哥，請你了解我，我是非常盼望……。我心痛極了，但我又想，許多其他姐妹可不都像我一樣嗎？

關於家裡的情況，我知道的是，媽和家裡的人都很健康。小十還是與媽住在一起；她結了婚，還沒有小孩。她的丈夫現在已加入了人民武裝部隊。

至於我家，媽媽、繼父和弟妹們都很健康。還有五姑家的七哥、三哥和小助都參加了團體的活動；小助工作非常好，他剛被評為縣的積極分子。

信雖已寫得很長，也無法將八九年來蘊結着的思想和感情寫完。我祝你愉快、健康，在工作中不斷取得更多新的成績，這樣我就高興了。

我永遠屬於你！

你親愛的妻 心

1963年於廣西省山靜縣

九哥：

.....

你还記得 B. V. 吧！B. V. 屬 D. H. 县，是东区到塔梅草原通道上的一个村落。如果說，B. V. 在和平剛恢复时是那么欢乐、熱鬧，乡亲们見面手握手喜形于色，那么，在我軍集結北上后，整个村庄已籠罩在冷寂和窒息的气氛中。就在这个小村里，每天都发生着蛮横无理的事。尤其是一九六二年初，美吳匪徒給 B. V. 圍上比人头还高的密密层层的竹籬，竹籬下滿布尖竹和荆棘。乡亲们被赶进这窄小的圍籬中，和鸡、鴨、猪、牛挤在一起生活，粪便遍地，秽气冲天，造成許多疾病，又沒有医生和药品。这就是 B. V. “战略村”的景况。

在这个“战略村”中，霸占土地、拉伕、明目張胆的搶夺等事件已成家常便飯。恶棍冲进人家屋里，强奸妇女的事件屡見不鮮。这一带的商店，因为“吳大人的軍队”买东西不給錢而傾家蕩产。这伙大兵不用邀請，常在入

家开飯时闖进去吃，还要茶酒齐备，不然就給你加上“輕視政府人員和軍隊”的罪名。在这里，乡亲们家家都是饥一頓飽一頓，常常要为一頓飯一斤米而东奔西跑。可是，最令人痛心和同情的是六嫂家的境遇了。

和其他各戶一样，六嫂和丈夫、儿女也被赶进了“战略村”。她本来是穷苦农家的女儿，手不停活，对农活很熟练。可是，被赶进“战略村”后，她就无事可做了！許多时候空閑着，她想到“战略村”外找寻生計，却得不到批准。許多不幸的事故就接連发生了：六嫂的丈夫染了瘫痪症，病情日益严重，躺在床上不能动弹。对六嫂說来真是禍不单行啊！家里所有的事都由她一人来担負。但是，只要有活做，能掙錢給丈夫治病和养活孩子，这副担子她还是可以挑起来的。问题是，在这个“战略村”中，能找到什么事做啊？給乡亲们縫补衣服嗎？打扫街道或燒鍋茶水去卖嗎？样样都难。这儿人多活計少，乡亲们都穷得揭不开鍋盖，誰还要雇用你呢……她走投无路，感到悲观失望。有时，她对同境遇的乡亲们吐露心事說：“得找个办法才行啊！……”一天，吳庭艳的爪牙到她家来，把她的丈夫也登記在伕役花名册上。他們說：“你的丈夫要是不能服役，承蒙上司之恩，也可以免役，但要繳納八十元！”

“八十元！”六嫂簡直惊呆了，一动不动地站着。都沒有下鍋的米，丈夫儿女餓得半死了，哪来的錢呀？

好几个夜晚，她都不能合眼，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：剃光头，卖头发来繳納“免役費”。她把这主意告訴邻居，好些人都劝止她。不过，敌人催逼得越来越紧，她只好拿起剪刀，含着泪水，把头发貼根剪光，然后分成四把，請人代卖，繳了免役費。

九哥呀！六嫂的悲慘遭遇，也正是千千万万被赶进“战略村”的人的遭遇啊！

对于这种饥寒交迫的非人的悲慘生活，人們能够再忍受嗎？

不！B. V. 区虽然还处在敌人的魔掌下，但，斗争的火焰已經猛烈地燃燒起来了。有一天夜里，乡亲们挺身而出捣毁“战略村”，而站在群众斗争最前列的，是一个纏着头巾的女人，她就是六嫂啊！

你亲爱的弟弟 陈春

1962年第九个春节于隆安

亲爱的釗：

……今天早晨，戴拉奴街上，玉兰花含苞欲放，散发着陣陣清香。上教堂做礼拜的人流，靜靜地涌向巧桥方向，教堂的钟声，迴蕩在空中。一排排的杉树沉睡未醒。碼頭那边响起低沉的笛声，傳遍了各街道。釗，你是知道的，芹苴市的黎明是多么絢丽，多么富有詩意啊！

但是，釗呀，我的心总是不能平靜。我手托下巴，默坐凝思……。自抗战結束以来，在曾被誉为“西都”的这个南部西区的中心城市里，敌人的布防越来越严密。尽管这样，手榴彈还是不时在侵略者的头上开花。我想，应该特別談談的是孩子們用手榴彈勇敢杀敌的事情。写到这里，我眼前又閃現着小 N. A. 天真烂漫的形象，——他像中学校附近芒果树上学飞的雛鳥一般活潑，可是他早已离开我們了！

釗呀！你可知道，四月七日那天，美吳集团对市区附近的寨村进行“圍捕”。这时，小 N. A. 剛剛出差回来，手

里拿着装有两颗手榴弹的上衣。一走到村头，他就发觉村子被敌人包围了。他还来不及隐蔽，身后就出现了几个全副武装的警察。情况不妙，起初，他为衣服中的手榴弹担心；但他忽然想起今天早上在这里开会的干部。他们知道吗？来得及躲避吗？……身后猛然响起吆喝声：

“喂！小鬼，站住！”

N. A. 纵身奔入胡同里。一群警察紧紧追赶。他像一只精灵的小兔，从一个胡同跑到另一个胡同。敌人抓不住他，恼火了，便把整片地方包围起来。哨子声、口哨声响成一片。N. A. 胸前紧紧抱着那件稍微破烂的黑上衣，飞快地奔跑。面前是干部开会的地方了。N. A. 突然一转身，岔往别的地方，这样敌人也就跟着追来。现在，这个十四岁的孩子背靠着横在他面前的一道近两米高的墙，面对敌人站着。警察端着枪，从三方面直冲过来。小N. A. 沉着地取出一颗手榴弹，咬开保险栓。他那沾满尘土的瘦弱的胸膛紧张地一起一伏。待正面的一股警察离他很近的时候，手榴弹炸响了。三个恶棍倒下，挣扎了一会就一动不动了。其中有寨村公安支局副局长和公安司调查处处长。左侧的警察又冲近来了，又一声巨响，小N. A. 投出的第二颗、也是最后一颗手榴弹开了花，几个人影在硝烟中倒下去了。右侧的匪徒小心翼翼地步步逼近。前两股中幸存的匪徒也爬了起来。小N. A. 弯下腰，拾起掉在地上的上衣，揉成一团，装作里头还有手榴弹。